

新人物

葉米良諾娃 著

文藝譯叢

新 人 物

蘇 聯 葉 米 茲 諾 夫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新 人 物

著 者 葉米良諾娃

譯 者 卜 洛

分類 文 學

書號. 057 開本. 762×1067 1/32 印張. 3

字數. 46 000 插圖. 1 定價頁. 57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5 000 冊

1—5 000

定價 3 000 元

出 版 • 發 行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

三 新 印 刷 鑄 字 所 製 版

上 海 天 潼 路 二 三 八 號

春 明 印 書 館 印 刷

上 海 新 昌 路 四 八 一 弄 二 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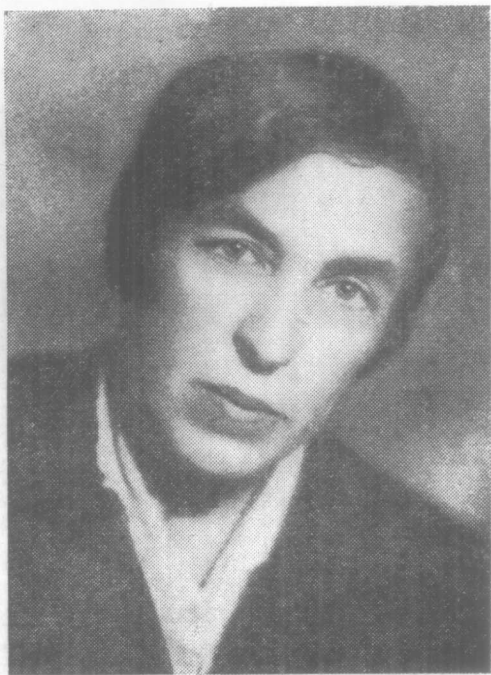
Н. ЕМЕДЬЯНОВА
НОВАЯ ФИГУРА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"Правда"

Москва, 1954.

內 容 摘 要

本書所收的三個短篇，以不同的題材表現了蘇聯人民高度的覺悟。新人物寫一個頑皮驕傲的學生，受了家鄉各種光榮勞動的感染，改正了自己的缺點而熱愛家鄉。祖國的故事是敘述一個勇敢愉快，工作認真，大公無私的中年職員，由於他堅信祖國光明的前途，激發了一個青年對祖國的熱愛，為祖國貢獻出一切力量。另一篇愛，描寫一個婦人想從兒童保育院收養一個美麗的女孩兒，作為她生活的裝飾品，後來當她到了保育院，看到這個“大家庭”洋溢着真摯的愛情時，她覺悟到自己的打算是不正確的，同時對於兒童也有了真實的愛。



葉 米 良 諾 娃

作者小傳

尼娜·亞力山大洛夫娜·葉米良諾娃是一個地質學家，她於一八九六年生於莫斯科。二十年代她到比喬拉去旅行了一次，獲得了對我們北方的生活和自然的豐富知識。她最初的幾篇小說，就是在那個時候寫的。之後，她遷居到西伯利亞，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的一個博物館裏工作。一九二九年的夏天，她到了葉尼塞河右面的支流瑪怒河上。她根據遊歷時觀察所得的材料，寫了一些特寫，在一九三一年發表於西伯利亞之火雜誌上。後來，她在蘇聯遠東邊區的蘇聯科學院高爾諾—泰葉茲納站上研究地質學。這時她寫了中篇小說烏蘇里大森林，在一九三九年發表在紅色處女地上面。一九四四年國立兒童書籍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卡爾巴特；這是一本講述通訊狗故事的中篇小說。同時發表了另一個中篇外科醫生。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和衛國戰爭之後的幾年，葉米良諾娃寫了許多短篇小說，其中出單行本的有：四個春天（一九四七年），在宏偉的要塞邊和短篇小說

集（一九五二年）。

目次

作者小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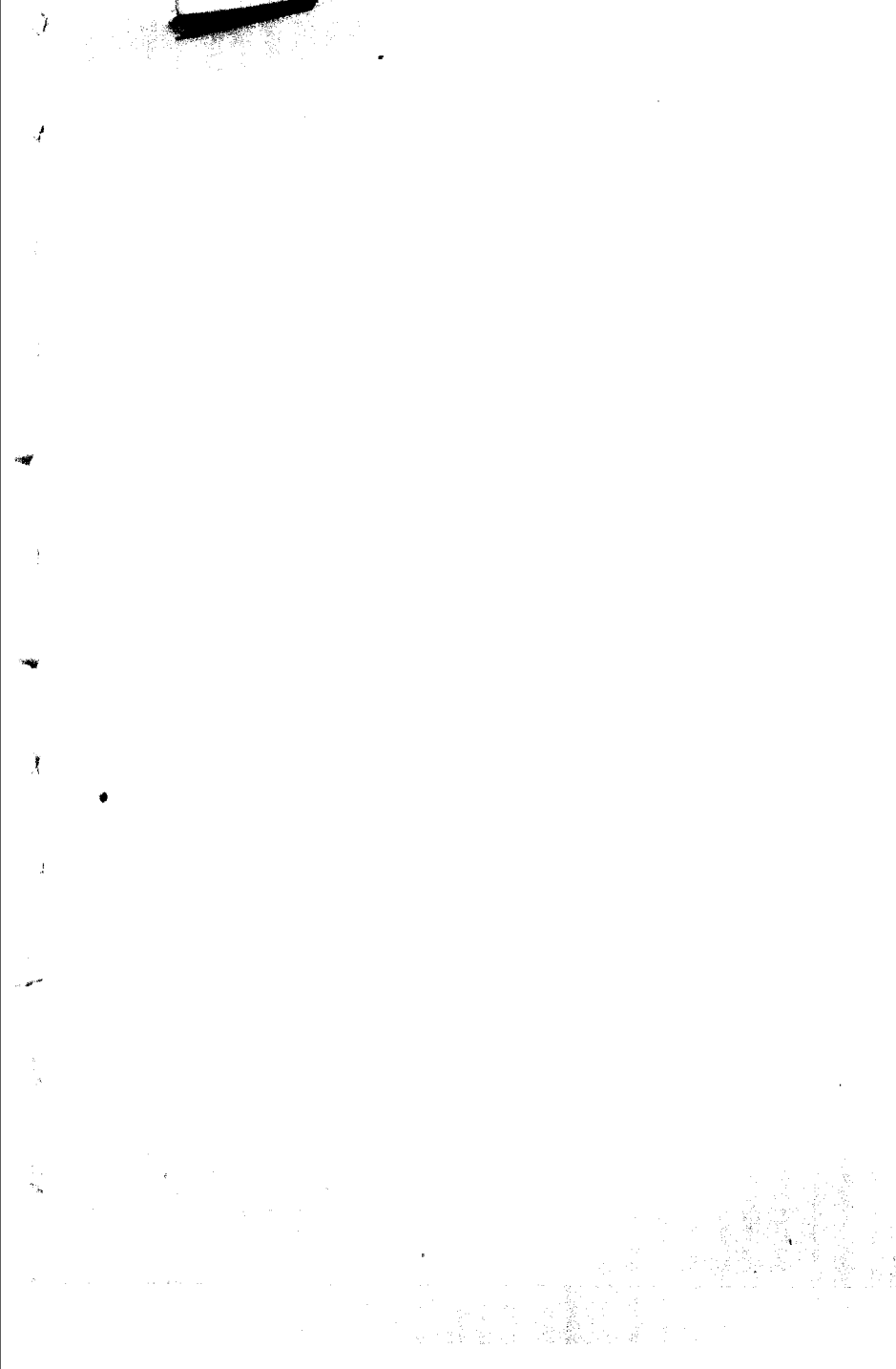
新人物

祖國的故事

愛

三
四
六

新
人
物



新人物

一年前，機械拖拉機站統計員耶費姆·克涅謝夫，堅決要把他的大兒子瓦西里送到工廠學校裏去讀書，因此他需要用很長的時間來說服他的妻子卡捷林娜。她還是個年輕的女人，雖然有時歡喜爭論，實際上總是讓步；可是在這個問題上，她突然很頑固地反抗她丈夫。

她不知從誰那兒聽到城裏工廠學校的學生們完全沒有人照管；平日他們倒還馬馬虎虎的學習，而在節日一碰到其他學校的孩子們便打起架來。

耶費姆從田裏回來，坐在桌旁吃晚飯。這時卡捷林娜睜大了一雙藍眼睛，急得臉上發紅，把這些話都說給她丈夫聽。他抬起頭，哈哈大笑。他平常是個很嚴肅的人。

『總是不能跟你談什麼話，』卡捷林娜嚷起來。『有時你不聲不響，不知在考慮些什麼，有時你譏笑我。你總是在讀書、學習，這有什麼好處呢？我也有頭腦啊！我不放

兒子去！』

『卡嘉，』耶費姆說，一面站起身走近妻子；把沒有吃完的一杯牛奶放在桌子上，『你聽我說……』

『我聽你說甚麼呢？你已經說過了：你的想法是再壞沒有的了。我早就告訴過你：不放他去！』

耶費姆摟住了妻子，可是她把他推開了，坐在長凳上哭起來。『你何必這樣，卡嘉，你聽我說……』

耶費姆幾次想跟她和解都沒有成功，然後他從貯藏室裏拿了些新收的、正在涼着的煙葉來，便開始把它切碎。他點着了煙，坐了一會，重新開始說：

『卡嘉，要知道我們倆都有錯，瓦西里的成績都是得三分。這怎麼算是七年級畢業呢？馬馬虎虎過去了。這是你做母親的教管不嚴，也是我的過錯。他應該做功課，可是他到朋友那兒去，學會了抽煙……對教師們說粗魯話，但他們都原諒他，並且還對我說：他是個好小夥子，將來他這個脾氣會改的。在這兒他不會讀得好，教師們的弱點他都知道。讓他到城裏去學手藝。他的手要比頭腦能幹些。』

『可是別人說了些什麼話？你聽到了嗎？』

『別人是什麼樣的人，卡嘉？都是一些昏庸老朽……』

但慢慢地，耶費姆終於說服了卡捷林娜：瓦西里到西伯利亞的大城裏讀書去了。

現在已經一年過去了，而耶費姆差不多一點也不知道他兒子的情況——他在那兒讀書讀得怎麼樣，思想怎麼樣，變成了什麼樣子；瓦西里不常來信。耶費姆自己是沒有機會到城市裏去：冬天他去採辦木材，未到春天道路就被沖壞了，以後又要開始播種。新年過後卡捷林娜到城裏去了一趟，回來之後思想就完全兩樣了；她說，瓦西里長大了。他們在那兒吃得很好，她自己也曾嘗過。師傅是這樣一個古怪的人，老是說些俗語：『眼怕手不怕，』『大胆幹活！』看起來瓦西里在學習上是很伶俐的。師傅說他很聰明。『我不會放手的，一直到他成爲一個人！』他說。

『他打架嗎？』耶費姆問。

『什麼打架？啊，你問的是……』卡捷林娜突然停住了話頭，又不樂意地補充說：『那兒沒有聽見什麼打架不打架。』

『我早就這麼想！我們這兒有些人，好像比別人多知道一些似的！對於鄉村瓦西里』

說些什麼呢？」

「現在他要鄉村幹嗎？」妻子說。「是你自己打發他到城市去的啊，現在倒要兒子想着鄉村。如今瓦西里是城裏人啦。」

這些話給耶費姆的印象很深。他的妻子對兒子的學習改變了態度，並沒有使他驚異：她總是不相信新的事物。當集體農莊裏第一次播種了「杜倫」小麥，收穫很豐富，而耶費姆把一袋子算做勞動日工資的糧食磨粉的時候，卡嘉甚至哭了：「不要這種「杜倫」的，拿「加爾涅特」來！」但是我們平常種的「加爾涅特」的穀粒有一點發紅，麵粉比較黑一些，而「杜倫」小麥做的麵包白得多了，而且發得也大。於是在勞動日耶費姆拿來兩種。卡捷林娜看見麵袋，拍着手叫起來：「你爲什麼不單拿「杜倫」的來！它比「加爾涅特」好得多了！」

但耶費姆完全沒有想到，他把兒子送到城裏學習，使他跟鄉村脫節。他想現在兒子變得怎麼樣了呢？最近瓦西里來信說，他加入了青年團，不久就放暑假回來……

瓦西里回家的那一天，家裏沒有人。父親在田裏，母親在農場裏。雖然是大熱天，太陽照得人眼睛發花，瓦西里和他的同學斯捷邦還是披着黑大衣，戴着黑制帽在村子裏

走着。他們手裏不費勁地拿着從城裏買來的幾乎是空的大皮箱。

這是七月裏的一天，幾乎大家都在草場上割草，但村子裏還是有人注意到這兩個高視闊步的小夥子，很快就傳遍了全村說瓦西里·克涅謝夫和安東尼達的斯捷邦卡回來了；他們穿了新衣服，連瓦西里穿的黃皮鞋也注意到了。

當瓦西里開了籬笆門的時候，院子裏什麼人也沒有。他停住了，拚命地仔細瞧院子。還是像從前那樣，雪橇放在長木頭上，同樣的在台階旁邊有一長堆曬乾的樺樹木柴。他好像沒有過過冬天，也沒有在城裏經過長時期的學習。一切都和從前一樣！

從長堆木柴後面走出一個穿着條紋藍襯衫、而沒有穿褲子的小孩子。他光着小腳輕輕地走到院子中間，好奇地看着陌生人，但不敢走近來。

瓦西里向他走近一步，想把他抱起來，但孩子不讓他抱，跑開了，並且叫喊起來。

「嘿，尤爾克也不認識我了！」瓦西里心裏想，覺得有些難過。「好，好，我不會來碰你的。」

他走上台階，看了看他從前砍壞了的路級，一排瓦罐，一個盛着水的木桶，一根扁担。走進屋子裏他把皮箱放在地板上，停下來了。門在他後面砰地一響，瓦西里的弟弟

開沙跑進來了。

『啊呀，瓦西里來了！』他嚷起來，跑到哥哥面前就站住了。

『家裏的人哪兒去啦？』瓦西里沒有向他問好，就問道。

『在田裏。啊呀！』開沙睜大眼睛盯着他。

『你啊呀什麼？』

『你好像高些了。』

『當然，是高些了！難道還會矮下去！』瓦西里拍拍弟弟的肩膀，接着俯下身去，吻了他弟弟一下。

瓦西里回來的頭幾天全家都感覺到家庭的美滿。在相見的那一天，母親在門口就停住了，一雙眼睛睜得又大又亮，一直看着她那一年中長大成人的兒子。耶費姆好像覺得他兒子有些改變了。那種一眼就叫人看出來的新氣派，使父親感到不安。

首先瓦西里開始打起風頭來。父親買給他節日穿的褲子，瓦西里每天都穿在身上。一天他要照好幾回鏡子，細心地梳頭髮，很久地細看着自己那副完全孩子氣的圓臉，有時從牆上拿下父親的上衣，在鏡子前面把它披上，可是轉來轉去轉了一兩次，又把上衣

掛在牆上。

有時，漂亮的，黑眼睛的斯捷邦到他家裏來，總是談些笑話，可是一感到無聊，就立刻走了。瓦西里也到斯捷邦家裏去，同學的妹妹維倫卡與高采烈地告訴開沙，說瓦西里和斯捷邦抽城裏的一種烟捲，有一回母親不在家連酒也喝過，還唱歌。瓦西里也經常去參加晚會。

的確，在家裏，在人家面前，瓦西里顯得比一年以前要嚴肅些。當集體農莊莊員們，或是拖拉機手們到他們家裏來的時候，他坐在旁邊聽他們講話。現在是收穫季節，談起話來總是離不開莊稼。穀物は按時播種的，已經成熟了。而現在，當它差不多到手的時候，大家都怕收穫不順手。他們談到，糧食放在露天的打穀場上，因為新近下過雨，小麥都發熱了；還說到，昨天康拜因機收割了很好的燕麥，說乾燥室裏很混亂，像去年一樣。

他的母親熱烈地參加談話，她那雙淺藍的眼睛顯得更藍了，發出憤怒的光芒。

「打穀場上怎麼辦呢？」她拍着手。「應該要有頂的打穀場才行，但它是完全露天的。糧食是濕的。幸虧現在天氣還乾燥，如果下起雨來，那麼所有的糧食都要發熱了。」